



忆故人 ■

怀念学者傅璇琮先生

◎孙群豪

元月23日晚上，我在微信朋友圈上突然看到著名学者、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逝世的消息，第二天大清早又从报纸上读到宁波市政府发唁电悼念甬籍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的新闻。我即刻在朋友圈中转发，并送上钱锺书、启功、饶宗颐、周采泉、林庚、陈尚君等诸教授致傅璇琮先生的信札，以示怀念。

我曾有缘分在宁波遇见傅璇琮老先生。记得十多年前，傅老由宁波出版社邀请，到宁波筹备编辑《宁波通史》。彼时我在宁波出版社校对书稿，住在出版社斜对面的宁波联谊宾馆。那天早上，我在宾馆用早餐时见到宁波出版社的马玉娟女士，她向我介绍，这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我端着手中的早点走向傅先生，傅先生笑盈盈地向我招呼，请坐请坐。傅先生看上去毫无大师架势，平和得很。我们边吃边聊，谈到了出版社要编撰《宁波通史》的事情。当时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影响了傅先生吃早餐，傅先生却说没关系。

当今名人名家挂名当主编或名誉主编的太多了，傅璇琮老先生却是例外。作为《宁波通史》的主编，马玉娟女士说傅先生每年要来家乡宁波好几次，参与书稿的编撰、审阅工作。后来马女士又送我一本《傅璇琮学术评论》，是徐季子老先生主编的。徐季子和台大教授罗联添分别作序，收录当代名学者、教授所撰写的文稿三十余篇，又附录傅璇琮学术年表。此书出版也有十年时间了。

傅璇琮先生是一位以人格魅力和学术建树赢得学

术界尊敬，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有很多名家学者对傅璇琮先生极为推崇，钱锺书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据说钱先生年轻求学时，清华、北大没几个教授入他的法眼，然而在他给傅先生的信札中，可见对其学问的尊重、对其人品的欣赏。“璇琮学人我兄著席：奉惠书并卫公年谱，感喜感喜。足下著作严密缜栗，搜幽洞隐，有口皆碑。年力方强，撰述必且又新日富也。拙著四二八页借大作增重，由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二处，也见弟之寡陋矣。”上文摘录于钱锺书1985年2月写给傅先生的信札，从中足以看到他他对傅先生的钦佩之意。

傅璇琮先生应邀来访慈溪参加活动，我等有幸陪同游上林湖越窑遗址、达蓬山徐福东渡成功起航地。傅先生夜宿慈溪，我与朋友童银舫、孙荣诸兄有机会亲近傅先生。傅先生对地域文化、地方文献等非常关注，尤其对年轻人厚爱有加。在宾馆内当场分别为我的《兰藤印稿》和孙荣的《孙月峰年谱》题写书名，使我们激动不已，难以忘怀。傅先生对宁波家乡人很是关爱，又对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甚为关注，曾为宁波出版的《宁波市志》、《宁波风光画集》等撰写序言。

傅先生曾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和编辑，担任《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续修四库提要》、《宁波通史》等大型古籍整理类总集与丛书的主编，并著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唐诗论学丛稿》、《唐人选唐诗新编》等书。

一代大师傅璇琮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他的学术专著将长留天地间，恩泽后学。

相遇谐谑曲 ■

◎簌簌

下班，已是华灯初上。从小菜场买了几样菜后，骑上电瓶车，打算穿过马路。

“吱”的一声，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猛地停在了我身边。车窗摇下来，借着朦胧的路灯，我看到了一张化着美丽妆容的脸。

想想自己并没错，因为我走的是斑马线，车子应该让道的。如果这个女人敢开骂的话，我……我也绝不当淑女！

“你——是素素？”

“啊？”我吃了一惊，忍不住用手背揉揉眼睛，“啊！你是燕子！”

于是，将电瓶车随意地停在了某一家店旁边，将菜也随意地扔在了车筐里，跟家人打了一个电话后，径自跳上燕子的车，潇洒去了。

燕子把我带到了咖啡馆。店里空调打得很热，燕子脱去大衣后，露出一件低领的白色毛衣，真够优雅大方的。我也觉得热，可是刚脱到一半，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戴文胸。冬天我总是不喜欢戴那玩意儿，反正裹上大衣或棉袄谁知道呢！于是，我只好重新穿上这件厚如半条棉被的羽绒服，任黄汗流满后背。

“你从中学调到小学为的是啥呀？干吗不干脆去图书馆工作呢？我看你更适合待在那里，看看书写写文章啥的。”燕子说。

“哎，大小姐，我是谁呀？那儿是我这条草根可以修行的地方吗？”我的声音竟然洪亮如钟鸣。该死！还当

这儿是课堂呢！

“你真是堕落了，当年莺莺燕燕的声音去哪了？”燕子轻声地笑着。

“是啊，去哪儿了？”我苦笑着，同时将声音降低了八度，却又低沉得好似一把断了弦的大提琴拉出来的。职业女性兼家庭主妇的快节奏生活，愣是把我把磨成了莫泊桑笔下的玛蒂尔德。

“对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菜的？当年你去我家，让你摊两个蛋，愣是只剩下半个蛋，一个半都被你铲到锅外面去了。”燕子虽然在笑，却只是抿着嘴。

我也赶紧用嘴唇包住两排牙齿，只是将嘴角往两边拉了拉，算是完成了笑的表情。“也就粗茶淡饭而已，反正他和女儿不挑嘴，我烧什么他们就吃什么。他也没资格嫌弃，自己又不会做。”我淡淡地解释道，赶紧转移话题，“哎，说你呢，怎么像个妖精似的不会老了？”

“也就那样了。呵呵。”燕子扬了扬眉毛，如水的眸子里盛满幸福的笑意。

“家里是你老公烧饭？”我开始打探起来。

“嗯，他烧的菜比我好吃，而且他喜欢烧菜给家人吃，说这是一种快乐。这呆子！”提起老公，燕子终于笑得露出了上排六颗牙齿，据说这是女神标准的笑容。

我听呆了也看傻了，心也不由得灰了暗了，人家老公怎么如此温柔体贴？难怪燕子这般滋润！

和燕子分手后，我骑着电瓶车慢悠悠地行驶在大街上。杂乱无章的思绪就像这眼前的雾霾，浓得有些化不开。燕子是我十几年前原单位的同事，当年，因为一样的青春年少，一样的眉清目秀，虽然性格迥异，却也惺惺惜惺惺。那时，燕子希望找一个会烧菜做饭的实在男人，而我却幻想遇上一个多才多情的浪漫男子。后来，燕子如愿以偿。我也如愿以偿，却又马上悔恨不已。因为婚后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家庭中，倘若男人不做饭，那么就只有女人来做了，尽管她也许曾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女……

“妈妈！妈妈！”突然，一声娇脆的女童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定睛一看，只见我选中的那个他，正牵着女儿的手，笑吟吟地等在小区门口，他还细心地给女儿戴了防雾霾口罩。心忍不住一暖：人家老公再好，也不会做饭给你吃，更不会在雾霾中等你。或许，老公是人家的优秀，但绝对是自家的亲！

我吸了吸鼻子，决定忘掉今晚的相遇，继续过我平淡而温暖的草根生活。

成长故事 ■

小游戏，大乐趣

◎小青

六岁的小川天生幽默，或是跟着我们耳濡目染的。我们仨在一起常常没大没小，常常在生活中做各种游戏。

冬天里，脱了衣服往被窝里一钻，小川背上痒或不痒，都喜欢让我帮他挠挠，他说挠挠爽快。我问他哪儿痒？他答：“黑龙江。”我便奔右肩东北角挠。他若答“新疆”，我就往左肩挠。他答“出兵马俑的地方”，我就挠他背心。他说“有椰子树的地方”，那指定是屁股头上方，腰眼上痒了。我们有时互换了，我指挥，他帮我挠。我报省名，报省会城市，报特产或者标志性特色，比如“喜欢吃火锅的地方”、“有黄鹤楼的地方”、“奶奶老家”、“养奶牛的大草原”……娘俩乐此不疲。后来，国际化了，他常指挥的是“俄罗斯痒”、“澳大利亚痒”、“西班牙痒”……

有一次他说：“那个老是打仗的国家痒！”估计他记不起这国家的名儿。

“老打仗的国家，哪儿？叙利亚吗？”

“对，就是叙利亚！”

有时我乏了，挠着挠着打盹了，他催我：“妈妈，你不要老是在中国那一个地方绕圈子嘛！”

有一次，他患重感冒了，在打点滴时百无聊赖，有点坐不住。我提议，咱们玩个回环诗游戏吧。一听说是玩游戏，小川立马来了兴致。我先念了这四句：“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这本是苏东坡的一首回环诗，我先讲了这首诗的大意，然后一字一顿，每念一个字就拿手指戳一下膝头，爸爸、妈妈、小川三个人的膝头轮流转着戳，让他猜最后一个字落在哪个膝头上。三轮游戏下来，这首诗他背熟了。

猜水果也是我们常玩的游戏之一，有时他奶奶也饶有兴趣地加入。起初是我和他爸爸形容，小川猜。后来就变成了小川形容，我们猜了。他说：有一种水果，是浅黄色的，上面有小点点，要削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猜不着，他便又补充：还可以和冰糖炖着吃，治咳嗽的。我们抢答：梨！这土方他用得多，尽管每次都不奏效。

他说：有一种水果，长得像竹子，一节一节的，要吐渣的，很甜的。我们抢答：甘蔗！

他说：有一种水果，很大，上面有很多刺，会扎人，臭臭的，爸爸不喜欢闻，妈妈喜欢吃。这次被他奶奶抢去了：榴莲！

最绝的是他和邻居小朋友互猜，根本没描述清楚，竟然都能抢答对。

小川说：有一种水果，两个两个的，长在树上的，是什么？

嘉嘉马上抢答：樱桃！

“有一种水果，粉粉的，是什么？”

“桃！”

“有一种水果，圆圆的……”

“西瓜！”

“有一种水果，毛茸茸的……”

“猕猴桃！”

我的神嘞！

前两天，小川一听说周末要出去吃饭，兴奋得在车后座上为我们高歌一曲《粉刷匠》：5353531，24325……我助兴：“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在哪里？”他爸爸配合默契地握了一串喇叭……我又问：“前面的朋友，你们的手呢？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好吗？”他爸爸再次迎合，启动了雨刮器……

